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

目錄

漢中王怒殺劉封

廢獻帝曹丕篡漢

漢中王成都稱帝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關雲長大戰徐晃

却說。南郡守將麋芳。聞知東吳孫權令呂蒙等。用詭計襲了荆州。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仁曰。吾非不忠。奈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吳矣。芳曰。吾等累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

之仁曰。關公去日痛恨我二人。倘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也。公細察之。芳曰。吾弟兄久事漢中王。實難背之。正猶豫之間。忽報關公使至。接入廳上。使曰。軍士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解去軍前交割。遲悞一日。杖四十。二日。杖八十。三日。立斬。芳大驚。回顧傅士仁曰。今荆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仁大怒。拔劍斬使於堦下。芳大驚曰。公如何斬之。仁曰。關公此

意。正要斬我二人。安可束手受死也。公今日
不如早降東吳。以圖生計。若不早降必被關
公所殺矣。須公察之。芳只得投降。正說間。忽
報。呂蒙引兵圍了城池。芳大驚。急同傅士仁
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吳侯。孫權重賞二人。
撫民勞軍。南郡居民。無不忻悅。却說曹操坐
於殿上。忽報吳使至。操名入。使呈上書。操拆
視之。乃是令魏兵夾攻關將。切勿泄漏。使關
將有備也。操聚文武商議。忽一人出曰。王上

若聽孫權勒兵不救樊城危矣。操視之。乃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言曰。行軍之法。各有所長。勿祕之。令樊城困之至急。引頸盼望救軍。若聽孫權祕之不發。則樊城早晚危矣。樊城一失。則荊州之勢愈大也。安可圖之。不如令人將書射入城去。令曹子孝不生他意。（子孝曹仁字也）以寬軍心。使關公知之。心持兩端。前後不能相顧。恐家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虛掩殺。可獲全功。若祕兵不發。使孫權

得志。此非上策也。操大喜。先差人催徐晃急戰。自引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陵陂駐扎。以救曹仁。陽陵陂地名也却說。徐晃正坐於帳上。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言未畢。忽一人來報。關平扎兵在偃城。廖化扎兵在四冢。地名前後一十二箇寨柵。連絡不絕。晃聽得這箇消息。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執徐晃旗號。晃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抄小路。

去取偃城之後。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三千精兵迎敵。兩陣對圓。鼓角震天。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徐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蜀軍忽報城中火起。平乃勒兵回救偃城。正撞一枝軍擺開。徐晃立馬在大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荆州已被東吳所取。猶然在此狂為。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戰至三十餘合。三軍喊叫。偃城中

火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屯豈得安也。此間皆靠沔水。賊兵必不敢到此。吾與汝去救第一屯。廖化喚手將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急便舉火。手將曰。此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况賊兵乎。於是。關平廖化盡起

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駐扎。平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遂與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刼寨。化曰。將軍分兵一半去。某當在此謹守。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中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一陣。平敗走奔至原營。四面皆是魏兵。平同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軍。忙奔樊城

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徐晃也。蜀兵大驚。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令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十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公大喝曰。此乃疑軍之計。不可聽也。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為慮。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怒曰。徐晃與吾故舊。深知彼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

以警魏將。汝勿犯我。左右謀士皆勸不住。公遂披掛。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愳。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颭處。徐晃出馬。背後十員驍將。鴈翅擺在兩邊。晃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蒼白。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矣。君侯英風震於華夏。天下之士莫不羨服。今幸得一見。不勝忻喜也。公曰。吾與公明交契甚厚。非比他人。何故數窘於吾兒耶。

晃聽畢。綽兵器在手。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關公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而言曰。公明何出此言耶。晃曰。此國家之事。非某之私。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高強。終是右臂少力。關平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四下裏喊聲大震。乃是曹仁見魏王救兵到。急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軍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呂常引兵

殺来。背後魏兵追至。亦有死於水中者。公急渡過襄江。来奔襄陽。忽流星馬到。報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擄。公不敢投襄陽。提兵却奔公安来。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了東吳也。公罵猶未息。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同降東吳了。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昏絶於地。衆將救醒。公告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果遭此事也。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有知者

荅曰。呂蒙將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撑舡。此精兵伏於𦪇艛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竪子之謀矣。有何面目而見兄長耶。都督趙累曰。主公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即從旱路去取荆州。關公遂差馬良。伊籍。為使。賫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荆州。却說曹仁得脫重圍。撫民賞軍。聚集多官商議。便欲起兵追趕關公。司馬趙儼諫曰。昔日孫權。與

關公結連。恐我軍乘其困而擊之。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關公兵敗孤軍荒走。尚可存之。以為孫權之害。公若追。未能便得。則孫權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也。公熟思之。仁依諫不追。引眾將來見魏王。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令人尋龐悳屍首。親自拜祭。用棺槨載往鄴郡。卜地葬之。操重賞三軍。到四冢寨。遍觀徐晃所戰之地。操曰。荊州之兵。圍塹鹿角十重。徐晃深入

其中。全獲其功。孤用兵三十餘年。不能及也。嘗聞古人善用兵者。未有長驅逕入敵圍者。且樊城之危。過莒即墨。徐晃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矣。衆皆嘆服。操班師還於摩陂（地名）駐扎。忽報。徐晃兵至。操引數員將。出寨迎接。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一動一靜。並無差亂。操大喜。而贊曰。徐公明真有周亞夫之英風矣。同至摩陂。設宴大會文武。慶賀賞勞三軍。操舉杯勸徐晃曰。全襄樊者。乃徐將軍之功也。晃

拜謝曰。敵人未滅。安得有功。乞再引軍去擒關公。以獻王上。操大喜。當日筵散。又令徐晃引軍來襲關公。未知如何

關雲長夜走麥城

却說曹操封徐晃為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後。二將辭去。操因荊州未定。就駐兵於摩陂。以候消息。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不得。與都督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軍不至。如之柰

何累曰。昔日呂蒙在陸口。時常致書於主公以結盟好。共誅操賊。今却與操結好。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齎文與呂蒙。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荆州來。却說。呂蒙在荆州。傳下號令。但係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糧。依舊應付。如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多官遵令。時時給與。並無缺少。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廓迎接。並馬

入城荆州之人。閒知使至。塡街塞巷。盡皆觀看。無不喜悦。使至廳上。蒙以賔禮待之。使呈書與蒙。蒙看畢。而言曰。吕蒙昔日曾與關將軍結好。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蒙之罪也。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相待。以金帛贈之。其將士之家。皆来問信。有連名書信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命宴飲二日。蒙親送出城。回到寨中。見了關公。公問之。使告曰。吕蒙不允。言非蒙之

事。乃國家之命。豈蒙之本心也。荊州城中。君
侯寶眷。并諸將。家家無恙。供給不少。不必憂
念。公大怒曰。此乃呂蒙之計也。吾生不能殺
此賊。死務殺之。以雪吾恨。喝退使命。泉將皆
來問信。使者如前所說。泉將忻喜。皆無戰心。
關公率兵來取荊州。軍行之次。人報。將士逃
回荊州者數多。公加恨呂蒙。遂催軍前進。忽
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九江
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欽勒馬挺鎗大

吽曰。關公何不早降耶。公大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罵訖。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大敗而走。公提兵追殺二十餘里。喊聲起處左邊山谷中。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遼西令支人也。姓韓名當字義公。衝殺一陣。右邊山谷內。喊聲又起。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三軍併合。来戰關公。公知陷入重地。急徹軍回走。行不數里。南山崗上。白旗招颭。上書荆州土人。泉吽

日。本地人逺來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崗殺之。山崦内。兩軍撞出。左邊一員大將。乃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右邊一員上將。乃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前後五路軍馬。㖦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圍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踈了。及天色黄昏。關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兵也。呼兄喚弟。覔子尋爺。㖦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轉怒。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當夜

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四面招呼荆州之兵同田等語。不曾斷絶。此是呂蒙之計。後有

詩曰

勢去人離奈若何。休言百萬甲兵多。呂蒙預定招降計。絶勝張良散楚歌

關平救出父親。脱了重圍。平告曰。軍心離乱。必得城池。暫且屯駐以待援兵。關公從之。催促軍兵前至麥城。公曰。此城雖小。足以屯軍。

遂入城。分兵謹守四門。公聚將士商議。平曰。此近上庸。劉封孟達守把。可速差人求救爲上。若得這枝軍馬接濟。姑待川兵來救。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城下吳兵四面圍定。水洩不通。公親自登城觀之。見吳兵八面分布。整整齊齊。人馬雄壯。公問曰。誰敢往上庸求救於劉封乎。廖化應聲而出曰。某願往。公曰。但恐不得透其重圍耳。化曰。以死不歸。何所不至。公即修書付化。藏於身中。飽食上馬。開

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衝殺一陣。奉大敗。廖化乘勢殺出重圍。逕投上庸去訖。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關。有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令孟達同守上庸。此時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至急。見困於麥城八面皆是吳兵圍繞。水洩不通。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其危。倘若延遲。公必陷矣。

封曰。將軍且歇。容其計議。化歇訖。封與孟達曰。今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今聞東吳精兵三四十萬。俱在荊州。九郡已屬於吳矣。止有夔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縱横江漢。勢若泰山。量我等山城之兵。以敵兩家之強兵。正如驅羊入虎窟耳。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咲曰。公以彼為叔。彼以公為草芥耳。昔者。漢中王登位之時。欲立後嗣。問於孔

明。孔明曰。此家事也。須問關張可矣。王遂致
書遣人往荊州問於關公。彼勃然曰。立嫡不
立庶。古之常理。又何必問於我乎。封乃螟蛉
之子。使住山城之遠。免遺禍於親骨肉也。以
此觀之。安得不以公為草芥乎。此天下皆知。
公何隱耶。封曰。君言雖是。將何却之。達曰。但
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
所守。封然之。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
之所。未能救解。化大驚。以頭叩地曰。若如此。

則關公休矣。封曰。一杯之水。安能救舉薪之火乎。將軍可速回別求。勿致遲矣。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託病不出。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化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上庸兵到。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公與都督趙累商議曰。似此危急。如之奈何。累曰。只宜堅守。正議間。忽報城下一人叫。言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

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凡居人世。須識時務。今以勢言之。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吳魏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軍。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某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光顯祖宗。願將軍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義投敵賊乎。城雖破。但有死而已。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歸冥路。吾何

愳哉。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大丈夫身可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復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也。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志。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來斬諸葛瑾。公叱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欲殺彼。傷其義矣。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急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

曰。真乃忠臣也。似此鯁直。如之柰何。言未畢帳下一人出曰。某請卜其休咎。衆視之。乃汝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權令卜之。範取蓍草（蓍音詩）三揲。（揲音舌）占成卦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持應。主敵人遠奔。權大喜。乃問呂蒙曰。卦主彼遠奔之義。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之羅網矣。某已算定這條路了。須得此人守之。若非此人。則有失矣。吳侯問曰。

卿用何人。可守何處。試看呂蒙欲用誰人。去守何處。且聽下回分解

玉泉山關公顯聖

卻說吳侯求計於呂蒙。蒙曰。麥城四門皆有大路。吾料關公兵少。必不從此路而逃。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也。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但有敵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敵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地名 卻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

沮山僻小路。可成事矣。其餘大路。已遣將士把守。惟北門。只用弱兵守之。關公走北門無疑矣。權又令呂範卜之。範復卜一卦。乃告權曰。此卦中。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擒矣。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有三百餘人。糧草缺少。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數多。不見救兵到來。心中無計。遂與王甫曰。吾悔昔

日不用公言。今遭此危急。將復如何。甫哭而告曰。今日之事。雖有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救兵不至者。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也。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收復漢上。未為晚矣。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小路。旌旗不整。隊伍交雜。乃問曰。此去往北。地勢若何。一人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也。公曰。雖

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軍裝。准備出城。甫痛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手下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粉碎。身亦不降也。專望君侯速来救援。公痛哭而別。與子關平都督趙累引手下二百餘人。開放北門。奮然突出。比及天晚。呉軍見之。不敢阻當。四下迯竄。關公横刀前進。行至初更。約走三十餘里。只見下凹處。火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首大將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

然。字義封。驟馬挺鎗大叫曰。關公休走。趂早
下馬受降。免汝一死。公大怒。拍馬掄刀來戰。
朱然便走。公乃乘勢追殺。忽然一棒鼓響。四
下伏兵皆起。關公不敢戀戰。望臨沮小路。而
走。朱然回兵掩殺。行不動者。折傷五六十人。
走不到四五里。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出。為
首大將。乃東郡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
驟馬舞刀向火光裏殺來。關公怒激。揮刀相
迎。戰不三合。潘璋敗走。公縱馬追殺。忽四下

喊聲大震。伏兵皆起。關公不敢戀戰。急回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當先。隨行止剩十餘人。行至決石。地名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叢雜。時五更將盡。正走之間。喊聲舉處。兩下伏兵皆用長鈎套竿一齊並出。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公身離鞍鞽。已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聽知父已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精兵皆至。四下圍住。平

孤身獨戰力盡。父子皆受執矣。當夜。吳侯孫權恐不了事。自引諸將直至臨沮。時東方已白。聞已擒關公父子。孫權大喜。聚衆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交。何相棄耶。將軍平日自以爲天下無敵。今何由被吾所擒也。將軍今服於孫權否。關公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聽吾一言。吾與劉皇叔義同山海。今日誤中奸計。但有死而已。何能服耶。孫權回顧左

右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孤欲以厚禮宥之。若何。主簿左咸曰。昔日曹操得此人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爵漢壽亭侯。賜美女十人。如此恩養。尚留不住。其後五關斬將。曹操憐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禍。却欲遷都以避其鋒。况主公乃讐敵乎。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孫權低首良久。而言曰。斯言是也。急命推出。是歲十月中旬。關公於臨沮并其子關平。同時

歸神。史官有詩讚曰

壯哉熊虎將。赳赳漢雲長。功蹟過韓耿。聲

名重馬張。恩覊曹孟德。死報漢中王。大義

參天地。英風播四方

又宋賢作詩以挽關公曰

少年為客離蒲東。濟困扶危立大功。赳赳

漢朝熊虎將。巍巍當世美髯公。時來官渡

驚曹操。數盡臨沮遇馬忠。大義古今誰可

及。令人哀怨淚痕紅

又史官廟讚關平曰

烈烈三分將。堂堂百戰身。金戈衝殺氣。鐵馬截征塵。報國忠心壯。隨親孝義淳。臨沮天數盡。父子共歸神

又讚美關公父子之德仍哭其忠云

當年父子鎮荊襄。吳魏何人敢𧿹梁。權欲連和求配偶。操將遷國避鋒芒。子憑膽勇寧三國。父仗神威定八荒。不意呂蒙施詭計可憐忠義一時亡

又讚雲長父子忠義詩曰

天生虎將佐炎劉。父子胡爲一旦休。千載

令人思慕處。巍巍功業等伊周

自關公父子歸神之後。坐下赤兎馬。被馬忠

所獲。獻與孫權。權就賜與馬忠騎坐。刀賜與

潘璋。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却說。王甫在

麥城中。骨顫肉驚。乃問周倉曰。吾夜夢見主

公渾身血汚。立於其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

知主公吉凶如何。正說間。人報吳兵在城下

將君侯父子刀馬前來拾安。王甫大驚。與周倉登城視之。果然。王甫仰天大叫一聲。君侯英靈知之乎。吾無計可支也。言訖。墜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盡屬東吳。且說。關公一魂不散。悠悠蕩蕩。乘雲而飛。忽至一處地名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一僧法名普淨。原是汜水關鎮國寺長老。是時雲遊天下。來到此山。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日坐禪參道。止有一小行者。時

常下山化飯度日。當夜月白風清。正值三更時分。淨禪師在菴中坐禪。忽聞空中有人大呼。主人何在。禪師命行者覷之。見空中一人。騎赤兎馬。提青龍刀。左右隨從二將。口中但呼如前言不息。行者回報禪師。禪師知是關公與關平周倉也。待雲頭飛至菴前。禪師以手中麈尾擊其座曰。顏良安在。關公聞言英魂頓悟。即落雲下馬。叉手立於菴前曰。吾師何人。願求清號。禪師曰。昔日汜水關前鎮國

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何不識普淨也。公曰。某雖愚魯。願聽清誨。禪師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只以公所行言之。向日白馬隘口。顏良並不待與公相鬪。忽然刺之。此人於九泉之下。安得而不恨乎。今日呂蒙以詭計害公。安足較也。公何必疑惑于是。公遂從其言。入菴講佛法。即拜普淨禪師為師。後往往顯聖。鄉人累感其應。因此。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傳燈錄記云

大唐高宗儀鳳年間。開封府尉氏縣。有一秀才。累舉不第。三上萬言策。皆不中選。遂乃出家。法名神秀。拜蘄州黃梅山黃梅寺五祖弘忍禪師為師。學大小乘之法。後雲遊至玉泉山。坐於㭊樹之下。見一大蟒風簇而至。神秀端然不動。次日於樹下得金一藏。就於玉泉山創建道場。因問鄉人。此何廟宇。鄉人答曰。乃三分時。關公顯聖之祠也。神秀拆毀其祠。忽然陰雲四合。見關

公提刀躍馬於雲霧之中。往來馳驟。神秀仰面問之。公具言前事。神秀即破土建寺。遂安享關公為本寺伽藍。至今古跡尚在。

神秀即六祖也

傳曰。關公在生之時。敬重士大夫。撫恤下人。有互相毆罵者告於公前。公以酒和之。後人爭鬬。不忍告理。常曰。恐犯爺爺也。時人為此不忍繁瀆焉。故自古迄今皆稱曰關爺爺也。張益德平素性躁。雖敬上士。而

不恤下人。凡有士卒爭鬪者。告於盖德前。不問屈直並皆殺之。後人因此。不敢告理。但恐斬之。所以關公為人。民不忍犯。盖德為人。民不敢犯。其貴重如此也。後宋朝崇寧年間。關公出現顯聖。故封為崇寧真君。因解州鹽池蚩尤神作耗。乃公神力破之。後累代加封義勇武安王。崇寧真君。至今顯聖護國佑民

讃曰。憶昔將軍起解良。虎軀九尺有餘長。

眼如丹鳳朝天柱。眉若卧蚕侵髩傍。鬚拂烏雲吞曉日。面如重棗輕秋霜。馬騎赤兎追電影。刀偃青龍噴雪光。桃園結義過山嶽。世同生死共劉張。開基勦滅黃巾寇。勇烈英名播四方。酒尚温時華雄喪。馬恰到處東冑亡。不降曹公只降漢。一宅分為兩院墻。曾於官渡施神勇。立誅文醜剌顔良。千里獨行世莫比。五關斬將誰敢當。古城重會表忠節。擂鼓之中斬蔡陽。華容道上

覇恩德。荆州城内鎮邊疆。單刀赴會真豪
傑。水渰七軍妙度量。操欲遷都避鋭氣。吳
欲求親寧荆襄。呂蒙一旦施詭計。白衣摇
櫓渡關防。麥城守困軍旅散。臨沮父子䰟
渺茫。玉泉山頭夜顯聖。解州城内神昭彰。
歷代加封贈尊號。崇寧年間朝宋皇。生作
三分能麻將。死爲義勇武安王
自關公歸神之後。孫權盡收荆襄之兵。將公
父子信息。招安各處人民。忽報。張昭自建業

而来。權名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昔日此人與劉張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黄馬趙之勇。備若知損其父子。必起傾國之兵與彼報讐矣。備奮力死敵。東吳何可當也。權聞之大驚。乃跌足曰。孤失其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也。權問有何妙計。可速教之。以安

家國。試看張昭道出甚計來。畢竟如何。下回便見

漢中王痛哭關公

却說吳侯求計於張昭。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久思得漢上之地矣。劉備急欲報讐。必歸命於操。操貪其利。必然納之。若二處連兵。則東吳有壘卵之危也。不如先遣人將關公父子英靈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也。待蜀魏相攻。却

看其急慢。然後於中取事。此計可保東吳。亦可圖西蜀。如得兩川之地。何懼曹操乎。權從其言。即時設宴。大會諸將。賞犒三軍。惟呂蒙點軍未至。權曰。全荆襄者。皆呂子明。如何不至。使人請之。忽報呂蒙至。權自出迎接。撫其背曰。孤久不得荆州。今稱心滿意。皆子明之功也。蒙謝曰。一者乃主公洪福。二者乃諸將虎威。蒙何足掛齒也。權讓蒙上坐。蒙再三推辭。坐於其次。權舉盃而言曰。昔日。周郎雄契

蓋世。膽量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拓音托）後不幸而喪。會子敬代之。子敬一見孤時便有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勸孤降之。孤與子敬幷周郎廓開大計。赤壁鏖兵。全獲其功。此二快也。今子明設謀定計。立取荊州。勝如子敬周郎多矣。於是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一把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黃鬚鼠輩。還識吾否。眾將大驚。急來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向前。坐於孫

權位上。神眉倒豎。雙眼圓睜。而言曰。吾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年矣。被汝奸計圖之。吾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以追其呂賊之魂。吾乃漢壽亭侯關公也。權大驚。與大小將士慌拜於地。只見呂蒙七竅鮮血迸流。死於座下。泉將見之。旦夕悚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槨瘞之。贈南郡太守潺陵侯。潺音川其子呂霸襲爵。蒙死年四十二歲。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初七日也。後史官評呂蒙曰

曹公秉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禁。新盪荊城。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斷。識軍計。譎郝普。誘關某。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卻說關公顯聖追了呂蒙。孫權懼其神威。將英靈恭敬。不敢怠慢。令使星夜送與曹操。此

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忽報東吳差使齎關公英靈至。操大喜曰。關公已仙。孤無憂也。言未畢。堦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日劉關張在桃園結義之時。誓以同死。今東吳圖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英靈獻與王上。使備知是王上所使。不去攻吳。却來攻魏。蜀魏交兵。急難休息。東吳却於中觀其動靜。或取西川。或取中原。隨勢而行也。某故知此

爲移禍之計矣。春秋有老龜烹不爛。移禍於枯桑之事。今日正猶此也。操大驚曰。仲達之言是也。當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王上可將關公英靈刻以香木之軀。葬以大臣之禮。使人皆知。則劉張必深恨於孫權而盡力南征矣。若吳蜀交鋒之際。王上却因其勢而擊之。如蜀勝則擊吳。如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則不久矣。願王上思之。操曰。仲達之見。真神算也。遂令吳使入。呈上木匣。

操開匣視之。見関公面如平日。操曰。久不得見將軍也。言未訖。則見關公神眉急動。鬚髮皆張。操忽然驚倒。衆將急救。良久方醒。吁氣一口。乃顧文武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呉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一節之事告於操。操愈加懼怕。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塟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僚送殯。操自拜祭。襃贈荊王。差官看守。已畢。即遣呉使回江東去訖。却說漢中王自

東川回到西川成都。孔明奏曰。王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南歸。必難再來。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正其內。漢中王從之。孔明復奏曰。劉焉長子劉瑁之妻吳氏。守寡在家。此婦美而且賢。乃吳懿之妹也。懿少亡父母。將妹入川。傍劉焉度日。有一相者相吳氏曰。此女後必大貴。非后則妃也。因此劉焉有妄想之心。遂娶與長子劉瑁為妻。娶不數月。瑁患心痛而死。其婦寡居。川人皆知其賢。某素

知大賢。方敢勸王。可納為妃也。王曰。劉瑁與吾同宗。於理不可。法正諫曰。論其親踈何異晋文之與子圉乎。王依允。遂納為王妃。後在川生二子。長子劉永字公壽。次子劉理字奉孝。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累累求親。關公力阻之。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正商議間。荊州報捷使命數次而至。忽又報關興到。具言水渰七軍功績。因此不能動移。忽又探

馬到來。報說關公全獲其功。江邊整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衆皆喜悅。比及天曉各散。當夜。玄德自覺渾身肉顫。睡卧不安。起坐內室。秉燭看書。愈覺神思昏迷。乃伏几而卧。就室中起冷風一陣。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是何人。寅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問之三次。皆不應。玄德疑恠。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兄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義

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而告曰。願兄起兵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圓夢。孔明入內。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乃是王上心思關公。以致此夢。何必多疑。玄德再三儴問。孔明只以善言解之。少頃。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今有一人

傳報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殞矣。其故來報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已落荊楚之地。預知關公禍已及矣。但恐王上憂慮。未敢言也。今夜王得一夢。如此如此。吾以善言寬之。恐傷其心故也。二人正說之間。忽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關公已故。丞相因何瞞我。孔明視之。乃漢中王也。孔明許靖伏地奏曰。適來所言。皆虛疑之事耳。未足深信。願王上寬懷。勿生遠慮。玄德曰。孤與雲

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諭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名入問之。却纔呈上表章。未及折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玄德急召入問之。化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則吾弟休矣。孔明奏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王上寬心。某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襄之急。玄德泣而言曰。孤弟有失。孤豈能獨生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孤弟。玄德一面差

人赴閬中報知孟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潘璋部將馬忠所困。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未知漢中王性命如何

曹操殺神醫華陀

却說。漢中王昏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室。進罷藥湯。孔明勸曰。王上少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關公平日剛而自矜。今

日故遭此禍也。王上且宜保守萬金之軀。徐徐報讐。玄徳曰。孤與關張二弟在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冨貴乎。若不雪恨。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又哭絶於地。衆官急救。方醒。一日哭絶三五次。衆官勸解。玄徳三日不進水食。但痛哭而已。淚濕衣襟。班班成血。孔明再三諫曰。關公沒於不幸。王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讐。倘若龍體摧殘。誰肯盡心竭力與關公報讐雪恨也。玄徳

曰。孤已與東吳誓不共同日月也。孔明曰。人報東吳恐其報讐。將關公英靈獻與曹操。操以王侯之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移禍於魏。魏多人物。已知其心。故操以厚禮塟之。是令王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提兵問罪於吳。以雪此恨。孔明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吳。各懷詭計。乘空而圖之。王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

可也。衆官齊諫。玄德方進膳。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玄德親出南門祭奠。號哭終日。繼之以夜。卻說。魏王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乃問文武。衆皆答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奏曰。洛陽良工蘇越。最巧。操命召越至。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此棟梁之材。越曰。此去

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砍伐。鋸解不開。斧砍不入。次日回報與操。操不信。自引數百騎直至躍龍祠下馬。仰觀其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欲砍之。鄉老數人諫曰。未可。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下伏潭中老龍。王若伐之。必生禍也。操大怒曰。孤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逆孤意。子不語怪力亂神。量此一樹。有何疑耶。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身。再欲砍之。血濺滿面。左右衣襟盡赤。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忽然怪風驟起。風過處。一人披髮仗劍。渾身皁衣。直至面前。操急問之曰。汝是何人。其人答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故知汝數

盡。特来救汝。操呼武士安在。阜衣人仗劍望操便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其人不見。操頭腦疼痛。不可忍也。急傳王旨。徧求良醫。治療不痊。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王上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莫非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才。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妙手。世之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効者。便以麻肺湯飲

之。須臾就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
湯洗臟腑。剝肺剜心。其病人畧無疼痛。然後
以藥線縫其口。以藥末敷之。或一月或二十
日之間。即平復矣。其神効如此。甘陵相夫人
有孕六月。腹痛不安。陀視其脉曰。脉中是男
胎也。已死多時。何不治療。遂以藥下。果是男
胎。旬日而愈。一日。陀行於道上。見一人呻吟
之聲。陀曰。此乃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
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可愈。其人歸家。依法

取汁而飲。遂吐蛇一條。長二三尺。其人即能飲食。隨將蛇赴陀家致謝。一小兒引患者視之。見數條蛇懸於壁上。又有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陀曰。胃中有蟲數升。欲作內疽。盖為食腥之故。陀與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乃魚腥之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又發必死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間生二瘤。痒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

咲之。陀以刀割開。一黄鵲飛去。又一人。在塗被犬咬其足指。隨長一塊。痒痛不可忍。陀曰。疼者有針十個。痒者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華陀真乃扁鵲之神醫也。見居金城。離此不遠。王上何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操令胗脈陀曰。此是王上風息所患之病也。操曰。孤平生患偏頭風。不時舉發。五七日不飲食。甚是痛苦。汝何法可治。陀曰。此病根在腦袋中。風

涎不能出。柱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毒。此病可以除之。再不獲矣。操大怒曰。汝欲殺孤耶。陀曰。王上曾聞關公中箭毒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自然無憂矣。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骨。孤腦袋安可比臂也。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與其人復讐耶。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之罕有。未可廢也。操叱之

曰。天下無此鼠輩之無禮。急令追拷。陀受刑不過。只得屈招。謀殺魏王等情。獄中有一禁子。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養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死於非命。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報。我修一書。汝可遣一人。送與我家。取將青囊書來付汝。以繼吾神効也。吳押獄曰。我若得此醫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全先生之德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曰。吾臨來時。將

青囊書與妻藏之矣。吳押獄辭了華陀。直至金城。問陀妻取之。其妻將青囊書與了吳押獄。吳押獄回家。將書令妻藏之。旬日之後。操病越加沉重。華陀死於獄中。吳押獄却了差役。回家問妻要書。行醫治病。妻曰。青囊書吾已燒毀矣。夫問其故。妻答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獄中。吾因此所以毀之。吳押獄頓足懊悔。曰。不惟吾不能繼此神術。可惜萬代不復再見也。因此青囊書不

曾傳於後世。後人有詩曰

神醫妙手最為良。傳得仙人海上方。愚婦焚燒真可恨。後人無復見青囊

又詩曰

姦臣曹操苦頭風。不信神醫有妙功。假使華陀將腦劈。尚存身在洛陽宮此言不信華陀而救之以致介畫于此

却說。魏王自殺華陀之後。病勢不退。又憂吳蜀。未知如何。正慮之間。近侍忽奏東吳又遣

使至。操令召入。使呈上書。操拆封視之。其書曰

孫權久知天命以歸王上。伏望早遣大將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咲。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蓋言權逼操及之意時有侍中陳羣尚書桓階。二人伏地奏曰。漢室自安帝以来國祚已衰。非止今日。王上功德巍巍。生靈仰望。故孫權

在外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王上早登
大魏皇帝。而即正統。復何疑焉。操笑曰。吾自
事漢三十餘年。雖有功德位至於王。於身足
矣。何敢更望於外乎。夏侯惇諫曰。天下咸知
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以來。能除萬害為
百姓所歸者。即生民之主也。今王上即戎三
十餘年。功業著於黎庶。今天下投歸。理合順
民應天。復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後有詩曰

奸雄曹操立功勳。久欲臨朝廢漢君。只恐
萬年人唾罵。故言吾願學周文
司馬公亦曰。操欲簒位久矣。猶畏其名。而
不敢行。故言願為周文王也
操謙辭不允。司馬懿曰。今江東孫權旣稱臣
而來歸附。王上可以封之。令拒劉備也。操曰。
此理極善。遂集文武商議封吳之事。未知還
是如何

魏太子曹丕秉政

却說。曹操聞司馬懿所言封孫權一節。遂從之。乃與多官商議。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往東吳封權。權受爵已畢。隨遣使上表謝恩。送于禁還都。且說曹操病患轉加。是夜子時夢三馬同槽。及曉召賈詡問曰。孤昔夜夢三馬同槽。疑馬騰馬休馬鐵三人。故將馬騰全家殺之。今夜復夢之。是何兆耶。詡奏曰。祿馬。乃吉兆也。祿官皆言祿馬尚於曹。王上何必疑馬。操因此不疑。後來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專政吞曹以應此之夢也是日天曉。文武

皆散。夜至三更。操覺頭目昏眩。起伏於几上

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問之。忽見伏

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並國舅董承等二十

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

之聲。操急掣劍望空砍之。忽然一聲響亮。震

塌殿宇西南一角。近臣將操救出別宮養病。

次日夜間。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

名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

信怪異之事。今日如此為何。群臣奏曰。王上當命道士設醮薦揚。操嘆曰。聖人有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將盡。雖日用萬金。安能救也。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入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國舅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前將軍曹洪。侍中陳羣。中大夫賈詡。主簿司馬懿。心腹四人。至卧榻前。囑以後事。操

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羣凶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川劉備。未曾收復。孤今病危。必然難延。今以大事囑汝四人。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四子中。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曹植。卻又為人虛華。少於誠實。嗜（音是）酒放肆。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才智兼全。可任大事。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

父之計。勿得怠慢。言訖。長嘆一聲。淚如雨下。氣絕而亡。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下旬也。後史官有詩曰

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煙。動靜皆存智。高低善用賢。長驅百萬衆。親註十三篇。豪傑同時起。誰人敢贈鞭

又史官擬曹操行狀云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

問如不欲戰然及决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音山刈音易羣雄削平海内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夜則思經登高必賦對景必詩深明音樂善能騎射曾在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器械無不曲盡其妙是以遂成大業開闡洪基也

晉平陽侯陳壽評曹操曰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强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覽音申商之法術。講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爲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宋賢讚曹操功德詩曰

漢末挺生曹孟德。胷蟠星斗氣淩雲。智謀

超越數負將。才德惟慳萬乘君。雖秉權衡欺弱主。尚存禮義效周文。當時若使無公在。未必山河幾處分

前賢又貶曹操詩曰

殺人虐墮淚。對客強追懽。遇酒時時飲。兵書夜夜觀。秉圭陞玉輦。帶劍上金鑾。歷數奸雄者。誰如曹阿瞞

唐太宗祭魏武帝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宋鄴郡太守晁克臣登銅雀臺有詩嘆

曰

堪嘆當時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鑾殿。蔓草空餘銅雀臺。鄴土應難遮醜惡。漳河常是助悲哀。臨風感慨還嗟嘆。向日奸雄安在哉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報與魏太子曹丕。一面報與鄢陵侯曹彰。一面報與臨淄音之侯曹植。一面報與蕭懷侯曹熊。

各處皆遣使去訖。多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櫬赴鄴郡而來。却說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衆將再三解勸。方息。遂率大小官僚出城三十里。伏道迎櫬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掛孝拜祭。哀聲大震。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太子衰息。百官暫止。何不且議大事。衆視之。乃司馬孚也。見爲太子中庶子。孚厲聲而言曰。王已晏駕。天下震動。當早立嗣君。以鎮萬國。何但哭泣也。群臣曰。太子宜登寶

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敢違次而行之。忽班部中又一人出曰。遲已遲已。丕視之。乃廣陵東陽人也。姓陳名矯字季弼。見為兵部尚書。矯曰。王上已薨。太子在側。若等詔命而分彼此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在手。指官寮怒曰。敢亂言者割袍為例。言訖。一劍割下袍袖。百官悚惧。擁丕至殿。正欲冊立。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至。衆皆大驚。及至問之。歆曰。今魏王晏駕。天下震動。汝等久食君祿。何不早立太子。

衆官應曰。正欲立之歆曰。吾已於獻帝處索了詔命來矣。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令百官聽。制曰

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予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令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

魏王璽綬。音弗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嗚呼。可不勉歟。建安二十五年。春二月。日詔此是

華歆自命之言以絕天下議論非獻帝之本心也

且說華歆諂事於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懼其勢。只得聽從。故下詔節封曹丕為

魏王丞相。冀州牧。百官並無敢言其非者。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之間。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乃問羣臣曰。孤黃鬚小弟平生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堦下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素知鄢陵侯之所行。當以片言折之。衆皆稱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不知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曹子建七步成章

却説。出班奏魏王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見為諫議大夫。曹丕大喜。就命賈逵説之。逵出至城下。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矦之所有也。問某何意。彰默然無語。行至宮門前。逵問彰曰。君矦此來。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欲為忠孝之人耶。欲為大逆之人耶。彰曰。吾來奔喪。並無異心。

達曰。既無異心。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與羣臣相疑也。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哭罷。方始成服。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後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歿於旅邸故後來無事可說先此說之曹丕受了魏王。即傳令旨。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寮盡皆陞賞。葬曹操於高陵。謚號武祖。華歆奏

曰。鄢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所有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此二人坐視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丕從之。即傳令旨差二使往二處問罪去訖。忽一使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謚蕭懷王。不一日。又一使回報。說臨淄侯曹植常與丁儀丁廙（音異）酣飲。並不奔喪。臣傳王旨時。植端坐不動。丁儀罵曰。且休胡說。昔日先王在時。欲立吾主為太子。被讒臣賊子所阻。今王喪未

及旬日。便問罪於骨肉也。丁廙又曰。據吾王聰明冠世。下筆成章。自然有王者之大體。今反不得其位。汝那廟堂之臣。皆是肉眼愚夫。不識聖賢。與禽獸何異也。植遂大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三千虎衛軍。火速擒來。褚領兵飛奔臨淄而去。比及到郡。先遇守關偏將。被褚立斬。直入城中。口傳令旨。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報者不能

得見。諸一例縛之。載於車上。仍將大小屬官。盡行解赴鄴郡。入見曹丕。丕大怒。即下令旨將丁儀丁廙等皆誅之。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親弟兄也。當世文章之士。却說。宣武皇后卞氏。聽的生擒了曹植。心驚膽戰。急止失錯。急出救時。已將心腹人殺了。曹丕見母出殿。慌請回後宮。卞氏哭曰。汝弟曹植。平生嗜酒放肆。醉後踈狂。蓋因胷中之才。故也。汝可念同胞共乳之情。憐此一命。吾至

九泉。亦瞑目也。丕曰。愚兒。深愛其才。安肯遣
次廢之。此欲逆其性也。母親勿憂。卞氏泣淚
謝之。丕出偏殿。不朝。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
后勸王上勿廢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
才抱智。終非池中之物也。若不早除。必爲後
患。丕曰。巳許毋矣。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
章。臣未深信。王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
即殺之。若果能。即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
丕從之。遂召子建入內。子建惶恐拜伏請罪。

丕白。汝倚仗文才。安敢無禮。以家法。則兄弟。以國法。則君臣。昔先君在日。汝常恃文章。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也。吾今令汝七步成章。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二罪俱罰。決不輕恕也。子建曰。願乞題目。此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閗於土墻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而言曰。以此畫爲題。詩中不許犯二牛閗墻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凷山下。欻起相搪揬。二敵不俱剛。一肉卧井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直。凷音歸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此七步成章遲也。汝能應聲作一首詩否。子建曰。願聞題目。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子建聽畢。隨口占小詩。曰

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於殿後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座而告曰。國法不可廢也。然則。孫於天下無所不容。何況骨肉之親乎。於是貶子建為安鄉侯。子建拜辭。上馬而去。後人有詩曰

論地談天口若開。噴珠噀玉絕塵埃。須知子建文章盛。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詩讚子建七步才以免其禍。詩曰

五車書記藏心腹。七步才能動鬼神。不是

當時能對答。殿前骨肉化爲塵

曹丕自即魏王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卻說細作人入成都報與漢中王。王大驚。即會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僭稱王位。威逼獻帝。尤甚於操賊。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雪孤弟之讐。次討中原。以除羣黨之兇。言未畢。廖化出班奏曰。昨者送了關公父子之命。實乃劉封孟達之悞。乞先討此二人。可也。王曰。孤因心事叢雜。幾

乎忌矣。便差人名來。孔明諫曰。不可急名。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為郡守。然後圖之。此為上策。漢中王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有彭羕。音樣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齎與孟達。其人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來見超。超審出此事。即引本部士卒來見彭羕。羕接入。以酒待之。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見漢中王待公甚厚。近日何薄也。羕乘酒醉。指而罵曰。

老革慌悖。豈足道也。老革者老兵也超又探曰。其懷怨心久矣。羕曰。公起本部兵。結連孟達為外合。某引川兵為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言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羕。即將人書來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遂令捉獲彭羕入獄。拷問其情。羕在獄中悔之無及。遂作書一封。令人送與孔明。孔明折封視之。其書曰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

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王霸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音檀御）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王霸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相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曰分子之厚者羕

（言劉主介兒子之厚旋於已故其後兼一語曰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之說也）朝狂悖。自求菹醢。（音海）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音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未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實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彭羕頓首

拜具
孔明看畢。撫掌大笑。即入殿前。啓奏漢中王。玄德問曰。此人若何。孔明曰。狂士也。久必生禍。玄德即令獄內將彭羕誅之。羕死後。有人報與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都尉申耽申儀。商議。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也。達大喜。未知申耽獻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怒殺劉封

却說。孟達問申耽曰。當用何策以避其禍。耽曰。吾弟兄亦欲投魏。立心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丕必重用。續後吾二人亦去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劉封聽知。急追不上。自回守上庸。使命持表回成都。來奏漢中王。呈上表章。細言孟達投魏之事。玄德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在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與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

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已傷絶。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

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遂與孔明曰。汝即起兵擒此背國賊來。孔明曰。未可。但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入見劉封。封領父命。奮然率兵來擒孟達。不題。且說曹丕聚衆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

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歸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来取襄陽。单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前来。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説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来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矦。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来夏侯尚。徐晃。預先在此。一同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

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遣舌辯之士齎赴蜀寨。入見劉封。封拆開視之。書曰

達致書於副軍將軍麾下。伏聞古之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

骸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相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

踰垣足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
貴免禍明尚夙達僕察漢中王慮定於內
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
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
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
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
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
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

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大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来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非為棄舊也。懲不致亂。以免危亡。非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内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户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

都宛鄧若二數不平。君無還期。足下因宜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矣。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閉門不出。宜早决焉。達再拜。年月日書

劉封看畢。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間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得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軍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達而罵曰。背國反

賊。安敢陣前使間諜之計也。孟達亦罵曰。汝死巳臨頭上。自執迷不省。與禽獸何異耶。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大敗而走。封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然一聲喊處。伏兵盡起。左邊一軍衝出。為首大將乃夏侯尚。右邊一軍衝出。為首大將乃徐晃也。三軍夾攻。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不分星夜趕來。及至劉封到城下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

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夏侯尚。孟達兩軍殺來。封立脚不住。只得奔房陵而來。見城上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颭。城後一彪軍出。旗上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慌奔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落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其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敢見吾也。封對曰。叔父之難。非遜兒不救。乃孟達之阻也。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

之人。安可聽讒賊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利害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問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極其剛強。今日不除。後必生禍於子孫耳。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又問隨封將士。衆皆將孟達說封之事。及劉封扯書斬使之事。一一奏稱。又將扯毀的書信呈與玄德。玄德看畢。急回心曰。吾兒雖然剛強。有此忠義之心也。凜然可愛。便叫留人

之時。早已斬訖。獻首級於堦前。玄德慟哭曰。孤一時遲次。廢股肱矣。孔明曰。若欲嗣主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之情耶。玄德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廢忠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劉封臨死。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吾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孤矣。漢中王因思想關公。更惜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興兵報讐雪恨。時建安二

十五年。改延康元年。夏。六月也。却說魏王曹
丕。自即王位。將文武官寮盡皆陞賞。遂統甲
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
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意。
是年七月內。聞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丕即還
鄴郡。時惇已卒。丕掛孝送殯於東門外。以厚
禮塟之。八月閒。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
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丕手下百官商
議曰。今上天垂象。乃魏當代漢也。可安排受

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劉廙字恭嗣。乃南陽安衆人也。侍中辛毗字佐治。乃潁川陽翟人也。侍中劉曄字子陽。乃淮南成悳人也。尚書令桓階字伯緒。乃長沙臨湘人也。尚書令陳矯字季弼。乃廣陵東陽人也。尚書令陳群字長文。乃潁川許昌人也。這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皆來見太尉賈詡。相國華歆。御史大夫王朗。共言此事。賈詡笑曰。公等所見。正合吾機。當日華歆引文武

多官來奏漢獻帝。禪位與魏王曹丕。未知如何

廢獻帝曹丕篡漢

却說。賈詡華歆。王朗。同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引文武官僚。直入內殿。來見獻帝。華歆奏曰。伏覩魏王。自登寶位以來。布德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伏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

下安閑無憂矣。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故乃奏知。帝大驚。半晌無言。覷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而創天下。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又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閑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瑞草甘露下降。此是上天垂象。魏當代漢也。許芝又奏

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乃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讖。皆虛謬之事。奈何以虛誕之事。而捨萬世不朽

之基業乎。華歆又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讓。無德讓有德也。三皇次後。各傳子孫。至於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強霸。各相吞併。有福者居之。後併入秦。方歸於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陛下祖公公傳繼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擬遲。則生變矣。王朗又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道。安有不敗之家。陛下漢朝相傳四百餘年。氣運已極。

不可自執，迷而惹禍也。帝大哭，入後殿而去。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官官入請獻帝。帝怯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令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為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尚且刦奪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為帝。汝即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為

齏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外。帝大驚。慌更衣出前殿。華歆出班奏曰。陛下依臣之言。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無一人與朕分憂也。歆曰。陛下之意不以天下禪於魏。旦夕蕭墻有禍。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以弑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塞滿公庭矣。陛下尚不知恩以報其德。直欲令天

下人共伐陛下也。帝曰。昔日桀紂無道殘暴生靈。故惹天下人伐之。朕自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兢兢業業。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歆大怒。厲聲而言曰。陛下無德無福。而居大位。甚於殘暴之君也。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從與不從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曹洪曹休二人帶劍上殿。厲聲問曰。符寶郎安在。班部中一

人出曰。符寶郎在此。洪拔劒索要玉璽符寶郎祖猘叱之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能善與汝我。洪喝武士捉出斬之。祖猘大罵不絕而死。帝體戰不息。只見堦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乃流涕出血。嘆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與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臣等安有負陛下也。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哭聲

不絕。乃令桓階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齎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於是曹丕忻然而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

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朕今追踵堯典禪位與丞相魏王。毋得辭焉

曹丕聽畢。便欲受之。司馬懿諫曰。王上不可輕也。雖然詔璽已至。可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人之謗也。丕遂從之。急令王朗作表。齎回璽綬。虛辭謙讓。王朗等入內奏帝。其表曰

臣丕頓首受詔。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無功之臣。使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切以堯遜大位於賢。巢由避蹟。後世稱之。

臣才鮮德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大賢。以禮讓之。則免萬年之議論也。臣謹納還璽綬。待死闕下。臣不勝惶怖戰慄之至。

謹表

獻帝覽畢。甚是驚疑。回顧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奏曰。陛下欲學唐堯乎。帝曰。何謂也。歆曰。昔唐堯有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為禪位於舜。舜堅辭不受。遂以二女妻之。後世稱為大聖之德。今陛下亦有二公主。

何不效唐堯以妻魏王乎。帝不得已。遂復令桓階草詔。令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并載二公主。送入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切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曹操也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今王。曹丕也纘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跡導之績。而重華

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於魏。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永爲人君。萬國敬仰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時延康元年。冬十月。乙卯。詔

曹丕忻喜。暗與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猶但恐天下不能除篡逆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賫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四夷

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令天子親捧璽綬禪天下與王。可以絕智者之口也。丕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無意。卿等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漢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地名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當時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

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并匈奴單于化外之人。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丕受之。臺下羣臣
跪聽讀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

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傳聖旨。大赦天下罪犯。謚父曹操為太祖武德皇帝。華歆奏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既已交割天下。可令劉氏安置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賈詡奏曰。可以封為公卿。即日便行。丕遂封帝為山陽公。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夷狄大小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丕與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三聲。後人觀此受

禪臺。有詩嘆曰

鵂鶹玃（音角）鼠腥狐𦢊。鬼吹野火燒蓬蒿。此臺名禪人不禪。斯地雖高道不高。黃土一堆真可恥。虛在巍巍半空裏。壞却唐虞揖讓風。姦臣賊子從此起

又詩曰

兩漢經營四百年。小平津畔獨潸然。黃初不解唐虞意。築土成臺教晉宣

又宋賢有詩曰

壘土曾營受禪臺。欺陵漢帝若嬰孩。誰知
天意無私曲。不久依然換主來

又諷刺曹丕詩曰

曹丕強覇奪乾坤。積惡遭殃及子孫。受禪
高臺猶自濕。誰知司馬又稱尊

又詩曰

當年曹氏強吞劉。自謂兒孫樂萬秋。受禪
層臺司馬上。山陽還得似陳留 後晉武帝司馬炎廢

魏主曹奐爲陳
留王乃天報也

漢獻帝望山陽而去。百官請曹丕荅謝天地
丕方下拜。忽然臺前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
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燈燭盡皆吹滅。丕
驚倒於臺上。百官急來救之。未知曹丕性命
如何

漢中王成都稱帝

却說。衆文武救得曹丕下臺。半晌方醒。侍臣
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設朝。後病稍可。將華歆
封為司徒。王朗封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

賞。其驚疾未痊。卻排車駕自許昌幸於洛陽。大建宮室。早有人到了成都。說曹丕廢了漢帝。自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調練人馬。漢中王聞知。大驚。水食少進。每日痛哭。令百官掛孝。遙望許昌哭而祭之。謚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次年辛丑。春三月。有襄陽人。姓張。名嘉。乃襄江漁翁也。嘉夜間捕魚。忽見水底起一道紅光。上冲碧漢。嘉舉網捕之。乃

得一玉璽。只見金光燦爛。瑞氣盤旋。上篆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嘉大喜。素知漢中王仁德布於天下。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孔明忻然而喜。重賞張嘉。即請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等大小公卿商議。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從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現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今得玉璽。乃天賜也。更復何疑焉。於是。孔

明與許靖。孔大小官僚來諫漢中王即位。上表曰

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簒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刼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聞黄龍現於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黄龍現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登

帝位也。近有襄陽張嘉特獻 玉璽。璽潛漢
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
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
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
先現。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
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
力所致。昔日有赤烏白魚之瑞。咸曰休哉。
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應。今上天告
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

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海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緯讖。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纘二祖。紹嗣昭穆。則天下幸甚

漢中王覽畢。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孝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竪子。尚且自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漢中王勃然

變色曰。孤豈效逆賊之所爲也。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多官入朝。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王上不即帝位而興師討逆。是不忠不孝也。今兩川之民。皆欲王上爲君。與漢帝雪恨。今若不行。是失民望矣。願王上察之。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實乃涿郡一村夫。於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並不曾有半分德澤以布萬民。今立爲帝。是簒弑也。

孫穎其死。不爲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孫作萬載之罵名。孔明苦諫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設計與多官曰。如此如此。孔明託疾不出。漢中王聞知孔明病篤。乃親到府中。直入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也。連問數次。孔明託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之中。得遇主公。相隨至今。言聽計從。幸主公有兩

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也。今主上所有文武官僚數百餘員。皆欲主上為君。共圖爵祿。光顯祖宗。不想主公堅執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休也。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也。孔明曰。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主公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禍。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將屏風一

擊。外面文武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便請擇日。以受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向舉。陽泉侯劉豹。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太常卿賴恭。光祿卿黃權。祭酒何宗。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中秦宓。漢中王曰。陷孤受萬代罵名。皆卿等也。孔明奮然而起曰。大事就巳。便可築臺。

即時送漢中王還宮。孔明便差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在成都西北乾位也）大禮既畢。多官整仗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天地。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二十日丁巳。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

阻兵殘忍。戮殺主后。滔天滅夏。罔顧天顯。
操子丕載其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
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躬行天
罰。備雖無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
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
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室將湮於地。謹
擇元日。與百僚登壇以受皇帝璽綬。修燔
瘞音異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

四海

漢中王受了玉璽。捧於壇上。四面讓之。曰。備無才德。請於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更巳告祭天神。何復讓焉。於是文武多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國號大蜀。立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次子劉永為魯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

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忻躍。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弟關公被東吳孫權所害。此讐誓不共天地同日月也。今朕已即帝位。皆賴卿等扶持。若不與關公報讐。是負當時之盟也。朕今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祭關公。方雪此恨。是朕之願也。言未畢。班内閃一人奮然而出。伏於階下。諫曰。不可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

趙子龍也。未知所諫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六 終